

曾几何时,一句网络热语“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一夜红遍大江南北,人们争相转发,口口相传,以至到后来全然变了味,沦为让人生厌的陈词滥调。尽管成为狗血般的标签,但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深陷现实焦虑中的人们强烈的渴望,他们渴望改变,渴望摆脱历史与现实的重重负荷,寻觅到超越世俗生活的芬芳的诗意,而闪现在地平线上的远方则蒙上了玫瑰色的光晕。

然而,远方不仅有诗意,更有匪夷所思的凶险与不测。英国当红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早期作品《只爱陌生人》(标题直译应为“陌生人的慰藉”)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全书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它讲了一对英国情侣科林与玛丽到一个名闻遐迩的旅游城市(作者虽没有明示是哪个地方,但从书中展示的种种细节可以确定是威尼斯)度假,他们俩情意缱绻,徜徉在这座迷宫般的城市,根本没有留心到有异样的目光在长久地尾随跟踪。罗伯特·卡罗琳这对夫妇沉溺于变态性虐的狂热中,而潇洒漂亮、阴柔气十足的科林成了他们欲望追逐的对象。从见到科林的第一眼起,罗伯特便一直跟踪着他,偷拍下无数张照



托马斯·曼



伊恩·麦克尤恩

片。如果只是止于窥视,这部小说便不会具有那么强大的震撼力。罗伯特可谓色胆包天,他自报家门,不无鲁莽地与科林、玛丽相识,随后设下凶险的圈套,让对方心甘情愿地自投罗网。最后,这对夫妇当着玛丽的面,虐杀了科林;他们黑暗的欲望大功告成之际,也踏上了毁灭的不归路。

不少读者会对作品结尾血淋

淋的场面感到困惑,罗伯特、卡罗琳再怎么变态,为何要孤注一掷地痛下杀手呢?不在他们心目中的偶像科林腕上划出那致命的一刀,就不能欣赏美了?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欣赏美是一项值得赞许的高尚之举。然而,如果出于贪婪的占有欲,像罗伯特、卡罗琳夫妇将他们心目中的美的对象从观赏一步步推向占有,乃至摧残,超越

远方的诗意与凶险

■王宏图

了伦理中不许杀戮的底线,就不能不说是坠入了魔障。然而,细读全书,不难发现,这一骇人的悲剧之所以发生,科林、玛丽作为受害者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科林、玛丽相识多年,他们之间已不复有狂热的激情,但鬼使神差的是,当他们被哄骗到罗伯特的住所,受了那对陌生夫妇不正常的关系和癖好的熏染与刺激,过后他们单独相处时,一下子又找到了彼此的魅力。即便隐隐意识到那对陌生夫妇家中的怪异与潜在的凶险,他们俩还是主动找上门去,这次可谓束手就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科林、玛丽在这一虐杀案中扮演了隐性共谋的角色,他们也在陌生人身上寻觅飘忽虚渺的慰藉,尽管是受害者,却与罗伯特、卡罗琳形成了奇特的对位关系。

在近代欧洲文学中,触及远方与诗意的主题的作品不胜枚举。英国作家福斯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女主人公露茜是个循规蹈矩的英国少女,屈从于维多利亚式严苛的性道德,她的佛

罗伦萨之行出其不意地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和邂逅的乔治产生了恋情。回到英国后,她一度犹豫,与平庸乏味而又门当户对的年轻绅士塞西尔订婚。但她与乔治重逢后,远方的诗情使她痛下决心与塞西尔决裂,与乔治重回意大利,在那片诗意的土地上收获了爱情。

这可谓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则和《只爱陌生人》殊途同归,展示出远方另一番景象。德高望重的作家阿申巴赫到水城威尼斯度假,不经意间迷恋上了波兰美少年塔齐奥,于是流连忘返,一住就是数月。对塔齐奥的迷恋不仅打乱了他严谨自持的生活方式,而且暗暗地摧毁了其人格,他沉溺于情欲之中而不能自拔,以至当瘟疫蔓延时仍乐不思蜀,只想天天看见心爱的人,陶醉在他的美之中。最终他自己染上了霍乱,不治身亡。对此,我们只能借用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菲莉娅在得知心上人哈姆莱特王子发疯时的一句感叹:“一颗多么高贵的心就这样殒落了!”

阿申巴赫和麦克尤恩笔下的科林一样,仿佛受到了古希腊神话中塞壬的歌声的蛊惑,身不由己地坠入貌似诗意盎然、实则凶险的远方的陌生国度,成了自身欲望的牺牲品。

妻子眼中的文豪帕维奇

■李昂

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名著《哈扎尔辞典》有阴阳两个版本,而帕维奇的人生,其实也有一个“阴本”,那就是由他夫人雅斯米娜·米哈伊洛维奇讲述的故事。帕维奇的生平,较之卡夫卡、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等其他20世纪重量级文豪,实在不为国人所知。我们只能从国内陆续出版的帕维奇作品、他妻子的回忆,再加上译者的序跋中,抽丝剥茧地组合起一个模糊的形象。2018年末,笔者得知米哈伊洛维奇女士的作品《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有了中文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且是与帕维奇合著之书,于是很快购入。

《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薄薄的一册书,九万字,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迟到的情书》,围绕帕维奇的小说片段展开,实乃作者对亡夫的回忆文,感情真挚,贯穿了对亡夫含蓄隐忍而又痛彻心扉的怀念。这种感情,借迟子建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开篇所述,就是“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

《迟到的情书》同时也是帕维奇作品《双身记——一部虔诚的小说》的解码书。米哈伊洛维奇女士直陈:“我读了《双身记》,一本献给我的小说。”正如《双身记》情节一样,宠妻狂魔帕维奇果真一次次地带夫人来到巴黎——这座他俩都很迷恋的城市,在巴黎享用大餐、游览购物。米哈伊洛维奇称:“我一直相信,男人的声音和他们挑选鞋子的品位决定了他们的魅力!”我们可以脑补帕维奇一定具有迷人的嗓音和不凡的品位。甚至帕维奇自己都不无自黑地写道:“失眠的夜里,我决定不再清点活到现在到底买了多少双中看不中用的鞋子。”

可以比照杨绛回忆钱锺书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该文中杨绛自称努力避免写成所谓“亡夫行述”之类的文章,她

回忆了钱锺书创作《围城》的过程,“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这是何等默契!帕维奇与米哈伊洛维奇的生活也有这样令人羡慕的场景,“因为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因为我们对彼此的迷恋。”

然而,两人的婚后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神仙眷侣”,同样存在着柴米夫妻的烟火气,“贫贱夫妻”的“百事哀”。两人之前都经历了一段失败婚姻,帕维奇甚至可算净身出户,“一位享有世界性声誉的作家,却连一张写字桌都没有”,“未来的婆婆借给我两只水壶,前夫还留给我一台搅拌机”。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两人度过了17年有情饮水饱的日子,也总有说不完的话。灵魂伴侣这个词,他们当之无愧。在笔者看来,帕维奇的文学地位,就好比是巴尔干半岛的博尔赫斯,而他的妻子与博尔赫斯的遗孀也颇有相似之处,首先是两对夫妻之间的年龄差距。玛丽亚·儿玉比博尔赫斯小40多岁,而米哈伊洛维奇也较帕维奇年轻30余岁。维系老夫少妻感情的重要一点,就是妻子对丈夫的崇拜之情。玛丽亚·儿玉与米哈伊洛维奇结识未来丈夫之时,他们都已是举世闻名的文豪。我们可以从《双身记》中看出这种情愫,小说中“我”的妻子,就是“我”的书迷。在米哈伊洛维奇的讲述中,也不难看出这种“迷妹”情结。作为女性,又同样具有女性共有的占有欲和敏感,“那种女性特有的独占之爱,驯服的,满怀同情,却又难免紧张,神经过敏”。

不囿于书迷的身份和崇拜之情,妻子身体里还有个声音,不甘心居于丈夫名声之下:“‘但你也是作家啊’,我听见身体里有一个声音嚷嚷着。”类似的语句在全书中多次出现。全书第二部分是书名同名的《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夫妇俩合

作的一部小说。小说的第一部分,是米哈伊洛维奇所写《女人的故事:文学遗产》,与其说是小说,更像是真实的“亡夫行述”,小说中的“我”要求丈夫为自己定制一个故事,“得到一处虽不真实、却永远属于我的房产”,为此,“我”甚至拿出了自己的稿酬作为奖励。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缩写分别是M.P和J.M,显然正是夫妇俩的名字缩写了。故事中丈夫写成的作品《白色的突尼斯塔形鸟笼》,现实中的的确是帕维奇的作品。我们可以回看第一篇《迟到的情书》,米哈伊洛维奇已在文中剧透,要求丈夫“写一篇以我为女主角的故事”,所以,《女人的故事:文学遗产》某种程度上真是一部回忆录。有意思的是,鸟笼这个意象,在米哈伊洛维奇看来,“犹如生活的隐喻,人们却误以为它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每个人的生活都近似牢笼。只在极少数时候,鸟儿得以从笼中放出,自由地飞翔。尽管还是在屋子里!但毕竟获得了隐秘的自由。”莫名让人想起了《围城》,以及“围城”之喻。

丈夫对待这篇作品的态度非常认真,仿佛在打磨精美的艺术品,甚至冷落了妻子,而且最终还收获了意外之喜,不仅贏取了妻子的稿酬,还进一步激发了灵感,写成了系列小说出版并获奖。妻子半是出于占有欲,半是醒悟地发现:“他爱他的作品,这些作品才是他唯一的真爱!其次,是他自己!”或许天神不该把皮格马利翁的雕像赋予生命,人家爱的可能就是那雕像本身。

从这个故事中,能看出米哈伊洛维奇隐藏的与丈夫较劲的心结,虽然丈夫已经是著作等身的文豪,而自己的作品无论数量抑或质量,都远逊于丈夫,但她就是不服气,一直努力创作,想为自己赢得文坛



米洛拉德·帕维奇

的一席之地。同时,还能看到米哈伊洛维奇的女权思想:“按市场行情,男作家和女作家的报酬并不相同,男人和女人从事其他工作时也是如此。”也许这种对性别不平等现状的无奈和不满间接成为了她开展文学创作的动力。“我是一位女作家,我写作;偶尔,我也戴首饰。”

日本作家井上靖创作了《敦煌》等很多中国古代题材的历史小说,生前数次访华,晚年之时终于来到了自己年轻时就描绘的西域。帕维奇没有此等幸运,生前未能踏上哈扎尔故土,由妻子代完成了远行。米哈伊洛维奇也与儿玉一样,去了丈夫笔下常常出现却从未去过的地方。儿玉在博尔赫斯去世十年后访华,米哈伊洛维奇则在帕维奇离世三年后到访阿塞拜疆。全书最后一篇《哈扎尔海滨》,就是记录这次阿塞拜疆之行的游记。阿塞拜疆政府出于对于帕维奇及《哈扎尔辞典》的尊重,斯人已逝,故邀请遗孀前往昔日哈扎尔汗国的所在地。

在帕维奇离世后的三年里,在米哈伊洛维奇的努力下,全世界范围内有包括汉语在内的超过40种帕维奇著作出版。她还用了三年时间修订《哈扎尔辞典》,累到咯血。当然,得益于亡夫的名声,她游历世界各地,在学术机构做关于帕维奇的主题演讲。

文豪遗孀的际遇大抵如此。如果遗孀本人也是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如杨绛、米哈伊洛维奇,我们就能通过她们看到作家人生的另一面,如月球背面那不为人们所知的另一面。